

中國講史小說與大坂所刊通俗軍談

林桂如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提 要

江戶初期因中國講史小說傳入，於京都、大坂二地出版大量書名冠有「通俗」二字之譯作。本篇欲以大坂書肆所刊通俗軍談為中心，首先從《書籍目錄》分析京都、大坂出版通俗軍談情況；進而依次就《通俗吳越軍談》、《通俗武王軍談》、《通俗十二朝軍談》、《通俗宋史軍談》四部大坂刊行讀物，探討其編纂模式與特色，並論述日本讀者對「建陽本」之認知。藉由日本通俗軍談研究，從他國譯本所據底本與對中國書物記載，以不同的史料、文本角度，希冀能對中國出版文化研究有所補足與開展。

關鍵詞：講史小說、江戶、通俗軍談、大坂書肆、建陽

前言

江戶初期因中國講史小說傳入，於京都、大坂二地出版大量書名冠有「通俗」二字之譯作，¹並有俗語辭書刊行。大坂作為交通要衝，眾多商賈聚集，成為轉運商品之重要都市，商品之一的漢籍，在江戶鎖國後更是洛陽紙貴。最初論及通俗軍談與底本中國講史小說關係，是早稻田大學出版部在明治四十四至四十五年（1911-1912）所刊《通俗二十一史》（共十二卷），其後是德田武教授針對八部通俗軍談編纂《対訳中国歴史小説選集》，並撰寫諸篇論文，成就卓越豐碩。關於通俗軍談所用漢籍底本，經諸多學者考察，其主要底本可歸納如下（以通俗軍談出版年順序列表）：²

表一

日本通俗類	主要漢籍底本
《通俗三國志》	《三國志演義》
《通俗漢楚軍談》	《西漢演義傳》
《通俗唐太宗軍艦》	《唐書志傳通俗演義》 ³ 、《大唐秦王詞話》
《通俗兩漢紀事》	《全漢志傳》、《中興傳誌》
《通俗列國志 吳越軍談》	《列國志傳》
《通俗戰國策》	《戰國策》
《通俗續三國志》	《續編三國誌後傳》
《通俗五代軍談》	《殘唐五代史演義》
《通俗列國志前編 武王軍談》	《列國志傳》

- 1 「通俗軍談」為日文詞彙，意指以描寫戰爭為主的通俗小說。就內容而言，一般可分為二：一為中國講史小說譯本；一為改寫日本史書之日本歷史小說。因本篇所論為中國講史小說，故文中的通俗軍談乃指前者。
- 2 德田武教授在《対訳中国歴史小説選集》所收通俗軍談漢籍底本為：余象斗《刻按鑑通俗演義列國前編十二朝》四卷、熊大木《新刻按鑑演義全像唐國志傳》八卷、天花藏主人《精繡通俗全像梁武帝西來演義》十卷四十回、羅本《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百二十四回、熊大木《新刊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八卷與《精忠錄》二卷、熊大木《新刊出像補訂參采史鑑南宋志傳通俗演義題評》二十卷、甄偉《新刻創嘯閣批評西漢演義傳》八卷、余邵魚《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春秋列國志傳》十二卷。表格中漢籍版本分析，參考自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臺北：鳳凰出版社，1974）；上田望，〈講史小說と歴史書（1）～（4）〉，《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30冊（1996.3）、137冊（1999.3）、《金沢大学中国語学中国文学教室紀要》，3輯（1999.3）、4輯（2000.3）。
- 3 《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八卷八十九節（嘉靖三十二年（1553）序，熊鍾谷編，內容始自晉陽起義，終於唐太宗朝），刊本有清江堂、世德堂本、周氏大業堂、余氏三台館雙峰堂刊本、藏珠館本等。

《通俗南北朝軍談》	《梁武帝西來演義》
《北魏南梁軍談》	《梁武帝西來演義》
《通俗皇明英烈傳》	《皇明英烈傳》
《唐玄宗軍談》	不詳
《通俗列國志前編 十二朝軍談》	《列國前編十二朝》
《通俗續後三國志》	《續編三國誌後傳》
《明清軍談國姓爺忠義傳》	《定鼎奇聞》（又名《新世弘勳》） ⁴
《通俗續後三國志 續篇》	《續編三國誌後傳》
《通俗宋史（太祖）軍談》	《南宋志傳》 ⁵
《通俗兩國志》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⁶
《通俗台灣軍談》	《靖台實錄》 ⁷

關於通俗軍談研究，整體而言方向有二：一為版本比較；二為與日本文學（尤其是讀本）進行論述。在版本比較上，雖如上表所列可知主要漢籍為何書，然若欲更進一步判別版本，則耗時費力，在於講史小說版本紛雜混亂，且內容冗長之故。另，即使知道所用底本，仍會衍生其他問題，如就《通俗列國志》，德田武教授雖判斷底本為蘇州本《列國志傳》，同時亦產生譯者為何不交代底本？以及書肆為何本末倒置，先刊行後半內容等疑問。

歷來研究習以作品或作者為論述中心，本篇則從出版地域視野切入，針對大坂書肆所刊四部通俗軍談：《吳越軍談》、《武王軍談》、《十二朝軍談》、《通俗宋史軍談》進行分析。大坂一地出版書物甚夥，憑藉地利之便的大坂書肆，其漢籍選擇與內容增刪，必與此書後續之利益效應與社會需求息息相關，藉由探討日本書坊主於其中扮演之角色，以析疑解惑。其次，更考察其對中國書肆之認識，並研究此認識是否與其漢籍選擇有所相關。藉由對日本通俗軍談研究，從他國譯本所據底本與對中國書物記載，以不同的史料、文本角度，希冀能對中國出版文化研究有所補足與開展。

4 參見倉員正江，〈『明清軍談國姓爺忠義傳』をめぐるって〉，《国文学研究》，85集（1985.3），頁48-58。

5 從建立五代後晉的石敬瑭起，至趙匡胤滅南唐止，其後為《北宋志傳》。二書在當時是成套販售，一般稱為《南北兩宋志傳》。現存版本有：建陽余氏三台館刊本、金陵唐氏世德堂刊本、致和堂刊本、金閨葉崑池刊本等。

6 八卷八十則，有嘉靖內府抄本、楊氏清白堂刊本、仁壽堂本、余氏三台館刊本等。

7 參見德田武，〈通俗軍談研究（一）—『通俗台灣軍談』『通俗元明軍談』—〉，《明治大学教養論集》，165号（1983.3），頁201-220。

一、《書籍目錄》所載通俗軍談

唐話學始於江戶（現東京），⁸ 隨著岡嶋冠山（1674-1728）於享保九年（1724）前往京都，此風潮亦至京都、大坂。然岡嶋冠山不久於享保十三年（1728）去世，實際帶動者乃岡白駒（1692-1767），《日本詩史》卷三記載：「岡千里，名白駒，播磨人。初在攝之西宮邑。以醫為業，一旦投刀圭而來于京師，專以儒行。是時京師已有悅傳奇小說者，千里兼唱其說，都下羣然傳之，其名躁于一時。」⁹ 從引文「是時京師已有悅傳奇小說者」可知，岡白駒尚未至京都時，京都讀者對中國通俗文學已不陌生，此在於當時已刊有大量書名冠「通俗」二字的中國講史小說譯本。若考察江戶時期所刊《書籍目錄》，¹⁰ 在《增益書籍目錄大全》（序文記年為寶永三年，1706）¹¹ 中可見十四部通俗軍談，按順序列表於下：

表二

冊數	書肆	書名（作者）	價格
二十三	大坂	通俗武王軍談	三十目
二十	同	同吳越軍談	二十六匁
十八	上村平	同戰國策（貞齋）	磨損 ¹²
二十	吉田三	同漢楚軍談（前七卷章峰，後八卷徽菴）	無
十五	八尾平	同前漢紀事（徽菴）	十九匁
十五	同	同後漢紀事（同）	二十目
五十一	吉田三	同三國志（嘉長翁）	六十八匁
三十六	立入	同續編	四十三匁
十八	いつも寺	同南北朝軍談	十六匁

8 唐話學是指中國白話小說與通俗類書傳入日本後，作品中所使用的白話文體衝擊本以文言文學習為主之漢學體系，於是由荻生徂徠、岡嶋冠山為始，推動學習白話文運動。

9 （江戶）江村北海，《日本詩史》，收入《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東京：岩波書店，1991），頁500。關於岡白駒與唐話學關係，請參見石崎又造，《近世日本に於ける支那俗語文学史》（東京：清水弘文堂書房，1967），頁143-151。

10 江戶時代書肆刊有為數不少之《書籍目錄》，類似現今出版社圖書目錄。其刊行始於京都書肆，其後大坂、江戶書肆亦參與其中。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收錄部分《書籍目錄》，編有《江戶時代書林出版書籍目錄集成》，收入《斯道文庫書誌叢刊》（東京：井上書房，1962-1964）。

11 所用版本藏於日本国文学資料研究館，以いろは分類，通俗軍談是置於第三冊「つ」的儒書類中，葉9a-9b。

12 《通俗戰國策》標價處應有三字，僅能看清第一字為「十」，第三字為「匁」。

二十三	同	同北魏軍談（一鶚）	二十六匁
二十	舛ヤ伊	太宗軍談	二十目
二十	林九	同玄宗軍談	二十五匁
二十一	上村平	同五代軍談（貞齋）	二十八匁
二十三	吉田四	同元明軍談	二十八匁

此《書籍目錄》編排非按照通俗軍談刊行年，而是中國歷史年代順序。序文記年為寶永三年，故所錄止於 1705 年刊《通俗元明軍談》、《通俗北魏南梁軍談》等書。另在書肆部分，首二部的《通俗吳越軍談》與《通俗武王軍談》僅標刊地「大坂」二字，其他則標有書肆略稱，如《通俗戰國策》之「上村平」為「上村平左衛門」，略稱者皆位於京都。除書肆名外，目錄中尚可見書價，「目」即「匁」，為江戶時代銀貨單位。以當時物價而言，米一升約 50 文，1 匁約 66 文，如此一部通俗軍談價格不菲，非一般大眾所能負擔。京都儒者江村北海（1713-1788）曾在《授業編》一書中提及《通俗漢楚軍談》、《通俗三國志》等皆為童子學習漢籍之餘，閒暇時所讀書籍，對之後研讀中國史書助益甚大。¹³ 可知這些通俗軍談出版對童蒙教育助益頗深，為正式學習中國歷史之前奏，故此《書籍目錄》將其置於儒書類，除內容與中國相關外，更在於有助幼學。另就刊行書肆而言，當時京都有書肆七十二間自比為孔門七十二賢，其中更有十間稱之十哲，分別為林、村上、野田、山本、八尾、風月、秋田、上村、中野與武村。這些書肆被稱為「物之本屋」，意指專出與論人根本相關書籍之書肆，所謂人之根本書籍為佛書、漢籍、醫學與古典文學。這些書肆讀者群固定，幾乎為貴族、僧侶與武士階層，書肆背後皆有特定貴族、寺院或學派支撐。上述通俗軍談之刊行書肆幾乎出自京都十哲，刊行《通俗漢楚軍談》、《通俗三國志》、《通俗元明軍談》的吉田家雖未列十哲，然被授與官位，與朝廷關係十分密切。¹⁴ 昂貴的書價，有權力中心支援之書肆，如此所謂的童蒙教育，對象乃是上層階級童子，對日本學習者，尤其是童子而言，淺顯易懂又饒富趣味之通俗文學，不僅深具吸引力且更易理解。

13 原文為「世ニ通俗モノト稱スル、漢楚軍談、三國志演義ナド云タグヒ、上ニイフ如ク、童蒙素讀ノ余暇ニ、他ノナグサミニカユテ涉獵シオバ、後來歴史ヲヨムノタスケニナル事多シ（世稱通俗者，所謂漢楚軍談、三國志演義等類，如上所述，若是童蒙素讀之餘暇，作為撫慰而涉獵，則十分有益於之後的歷史學習）」（江戶）江村北海，《授業編》（天明三年（1783）刊，岐阜市立圖書館藏），卷二，葉 4b。

14 參見加藤弓枝，〈初代吉田四郎右衛門自當について—墓碑と肖像彫刻を中心に—〉，《金城学院大學論集人文科学編》，12 卷 1 号（2015.9），頁 192-183。

其後至享保十四年（1729）所刊《新書籍目錄》，¹⁵ 通俗軍談數量增加，依序為《通俗十二朝軍談》（十四冊）、《通俗周武王軍談》（二十冊）、《通俗吳越軍談》（十八冊）、《通俗戰國策》（十八冊）、《通俗漢楚軍談》（二十冊）、《通俗漢楚軍談平假名（繪入）》（三十冊）、《通俗兩漢紀事》（三十冊）、《通俗三國志（並首卷）》（五十一冊）、《通俗續三國志》（三十六冊）、《通俗續後三國志》（十八冊）、《通俗續後三國志續篇》（十八冊）、《通俗南北朝軍談》（十五冊）、《通俗北魏南梁軍談》（二十六冊）、《通俗唐太宗軍鑑》（二十冊）、《通俗唐玄宗軍談》（二十冊）、《通俗五代史軍談》（二十六冊）、《通俗宋史軍談》（二十冊）、《通俗兩國志》（二十六冊）、《忠義水滸傳》（五冊）、《通俗元明軍談》（二十三冊）、《明清軍談國姓爺忠義傳》（二十冊）、《通俗臺灣軍談（繪入）》（五冊）。同樣按照中國歷史年代順序，除書名、冊數外，多加入作者名與內容簡介。¹⁶ 較前述目錄增加者為《通俗十二朝軍談》、《通俗續三國志》、《通俗續後三國志》、《通俗續後三國志續篇》、《通俗宋史軍談》、《通俗兩國志》、《明清軍談國姓爺忠義傳》、《通俗台灣軍談》與《忠義水滸傳》。此部《忠義水滸傳》應非漢籍，乃是和刻本《忠義水滸傳》，¹⁷ 和刻本《忠義水滸傳》分兩次刊印，首先是享保十三年（1728）由京都林九兵衛刊行一至十回（二冊），至寶曆九年（1759）再由京都林權兵衛、林九兵衛出版第十一至二十回（二冊），所用《忠義水滸傳》版本為百回本。¹⁸ 此《新書籍目錄》刊於1729年，故所載乃是前一年所刊僅十回之和刻本。其將《忠義水滸傳》歸類至通俗軍談，應在其中多戰爭描寫與所論為宋朝朝政崩壞之事。¹⁹

從此可知，在唐話學於京、坂流行之前，中國講史小說經由翻譯已在當地傳播。如此數量之譯本意味中國小說的大量傳入，²⁰ 將上述通俗軍談爬梳整理，就現存最早版本按出版年順序羅列如下：²¹

15（江戶）文昌軒柴橋編，《新書籍目錄》（享保十四年刊，日本国文学資料研究館藏），第三冊，「通俗類」。

16 比如《忠義水滸傳》，作者名記「施耐菴輯 羅貫中修 李卓吾批點」，其後簡介「宋仁宗皇帝時，梁山泊義士為朝廷戰等事記」。另，部分通俗軍談冊數與前者所述《增益書籍目錄大全》稍有不同。

17 本篇所謂和刻本，指漢籍東傳日本後，由日本書肆訓點翻刻之版本。

18 參見高島俊男，《水滸伝の世界》（東京：大修館書店，1987）「十五 水滸伝をチョン切った男」、小松謙，〈『水滸伝』諸本考〉，《京都府立大学学術報告（人文）》，68号（2016.12），頁60-63。

19 本篇所論在中國講史小說於日本之傳播，避免偏離主題，故不探討日本通俗軍談分類問題。

20 在秋水園主人《畫引小說字彙》「援引書目」中，就列有《三國志演義》、《五代史演義》、《列國志》、《有夏誌傳》、《雲合奇蹤》、《蘇秦演義》、《兩漢演義》、《續英烈傳》、《隋史遺文》、《隋唐演義》諸多講史小說。

21 長尾直茂教授稱之為「前期通俗物」，參見長尾直茂，〈江戸時代元禄期における『三國志演義』の通俗化〉。

- 1.《通俗三國志》五十卷，僧義徹及其弟僧月堂譯，元祿二年（1689）序文，元祿五年（1692）刊記，初刊書肆不詳。
- 2.《通俗漢楚軍談》十五卷，章峰及徽菴譯，元祿三年（1690）序文，元祿八年（1695）刊記，京都吉田四良右衛門、額田勝兵衛、同姓正三郎。²²
- 3.《通俗唐太宗軍艦》二十卷，章峰譯，元祿四年（1691）序，元祿九年（1696）京都栗山伊右衛門開板。
- 4.《通俗兩漢紀事》二十卷，徽菴譯，元祿十二年（1699）序文，書肆不詳。
- 5.《通俗列國志 吳越軍談》十八卷，清地以立譯，元祿十六年（1703）刊記，大坂心齋橋筋書林敦賀屋九兵衛、柏原屋清右衛門、敦賀屋清助。
- 6.《通俗戰國策》十八卷，毛利貞齋，元祿十七年（1704）序，寶永元年（1704）刊記，京雜書肆上村平左衛門、上村四郎兵衛。
- 7.《通俗續三國志》卅六卷，中村昂然譯，寶永元年，教來寺彌兵衛。
- 8.《通俗五代軍談》廿四卷首一卷，毛利貞齋，寶永二年（1705）京雜書肆上村平左衛門刊。
- 9.《通俗列國志前編 武王軍談》廿四卷，清地以立譯，寶永元年序，寶永二年刊記，大坂播磨屋九兵衛、敦賀屋九兵衛、柏原屋清右衛門、敦賀屋清助。
- 10.《通俗南北朝（梁武帝）軍談》十五卷，長崎居士一鶚譯，寶永元年序，寶永二年京都出雲寺和泉椽刊。
- 11.《通俗北魏南梁軍談》廿三卷，長崎居士一鶚譯，寶永二年京都出雲寺和泉椽刊。²³

義』受容の一樣相・統稿》，《国語国文》，770号（1998.10），頁1-23。

22 關於譯者，（江戸）田中大觀《大觀隨筆》：「近世國語書有通俗三國志，蓋因羅貫中演義而以國語譯之者也。天龍寺僧義轍著。義轍失其字，稱轍藏主，地藏院某長老弟子也。有弟，亦為僧，字月堂，失其名。蓋義轍草創之，未成而逝，月堂繼而成之，遂以上梓。而其刻本多月堂手書云」。德田武教授認為僧義徹及弟僧月堂就是章峰和徽菴，參見德田武，〈『通俗三國志』の訳者〉，收入氏著，《近世近代小説と中国白話文学》（東京：汲古書院，2004），第二部第二章，頁62-66。

23 《通俗北魏南梁軍談》〈凡例〉第一條：「雕梓先以《南北朝軍談》，再繼以《北魏南梁軍談》矣，總是梁武帝在位四十餘年之行事，而分之為兩帖也。其間闢戰奪禪佞佛恠鬼之事余茲詳焉。」

- 12.《通俗元明軍談》二十卷二十三冊（版心為「通俗英烈傳」），岡嶋冠山譯，寶永二年京都川勝五郎右衛門、林九兵衛、吉田勘右衛門。
- 13.《唐玄宗軍談》二十卷，中村昂然譯，寶永元年序文，寶永二年刊記，京都吉田勘右衛門、林九兵衛、田邊作右衛門。
- 14.《通俗列國志前編 十二朝軍談》十四卷，李下散人譯，正德二年（1712）刊記，大坂心齋橋書林敦賀屋九兵衛、吉文字屋市兵衛、柏原屋清右衛門、敦賀屋清助、金津氏。
- 15.《通俗續後三國志》卅二卷，馬場信武譯，附別冊、目錄、系譜，元祿十六年（1703）序，正德二年京都中川茂兵衛板。
- 16.《明清軍談國姓爺忠義傳》十九卷目錄一卷，鶴飼石齋譯，享保二年（1717）京都田中庄兵衛、江戶中村氏進七刊。
- 17.《通俗續後三國志 續篇》廿五卷，梅翁軒述，享保三年（1718）京都中川茂兵衛板。
- 18.《通俗宋史（太祖）軍談》二十卷，松下瑞亨譯，享保四年（1719）刊記，大坂心齋橋筋順慶町柏原屋清右衛門。
- 19.《通俗兩國志》廿六卷，入江若水譯，享保六年（1721），京都著屋勘兵衛。
- 20.《通俗台灣軍談》五卷，萍水散人譯，享保八年（1723）刊記，京都著屋勘兵衛。²⁴

二十部通俗軍談大都出自京都書肆，僅四部為大坂書肆所刊，為江戶初期大坂書肆進入漢籍世界之試探。大坂書肆所刊四部為：《通俗列國志 吳越軍談》、《通俗列國志前編 武王軍談》、《通俗列國志前編 十二朝軍談》與《通俗宋史（太祖）軍談》。此四書出版書肆重疊，尤其是柏原屋，四部皆有參與。

《通俗列國志 吳越軍談》（元祿十六年（1703）刊記）與《通俗列國志前編 武王軍談》（寶永元年序，寶永二年刊記）是將漢籍《列國志傳》分二次出版。當

24 藏於盛岡市中央公民館版本卷末有「靈著軒藏版目錄」，其中可見《通俗兩國志》廣告：「《通俗兩國志》全部三十冊，一名和語精忠傳，又宋岳飛軍談。」另在大田南畝《半日閑話》卷九中記載《台灣軍談》作者為「上坂勘兵衛兼勝」，德田武教授根據《增訂慶長以來書賈集覽》記有「著屋勘兵衛 上坂氏 靈著軒……初代勘兵衛名は兼勝、源姓なり」，認為作者上坂勘兵衛兼勝即是書坊主著屋勘兵衛。參見德田武，《近世近代小説と中国白話文学》，第一部第五章，頁129。

《通俗吳越軍談》與《通俗武王軍談》連續出版之際，京都書肆上村家則刊行《通俗戰國策》（寶永元年刊記）。從最早的通俗軍談《通俗三國志》至《吳越軍談》，皆譯自中國講史小說，然《通俗戰國策》卻不是，從譯者毛利貞齋於序文中提及《通俗三國志》與《通俗漢楚軍談》，可知此書仍志承二書，卻選擇非講史小說類的《戰國策》。筆者認為原因之一可能在描述漢朝以前歷史的《列國志傳》，已被大坂書肆率先取得，為與之抗衡，京都書肆便擇時代相當的《戰國策》，此是大坂書肆初次加入通俗軍談出版行列中，以下首先就《通俗列國志 吳越軍談》與《通俗列國志前編 武王軍談》進行論述。

二、《列國志傳》譯本：《通俗吳越軍談》與《通俗武王軍談》

《列國志傳》所記時代從商紂七年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大坂書肆將其一分为二：〈蘇妲己驛堂被魅〉至〈楚靈王大會諸侯〉為《通俗武王軍談》；〈秦哀公設會圖霸〉至〈王賁詐巡撫燕地〉為《通俗吳越軍談》，²⁵ 二書合稱《通俗列國志》。譯者皆為清地以立（1663-1729），號釣雪道人，生於攝津豐島郡池田邑（現大阪府境內）。漢學師承松下見林（1637-1704），擅於詩，著有《詩聯大成以呂波韻》。²⁶ 二書刊行是先《通俗吳越軍談》（《列國志傳》後半）再《通俗武王軍談》（《列國志傳》前半），如此刊法，對日本讀者而言實徒增混亂，尤其所面對內容是一複雜紛亂時代。²⁷

其後至正德二年，大坂書肆又刊行《通俗列國志前編 十二朝軍談》（簡稱《通俗十二朝軍談》），描述商紂之前歷史，²⁸ 底本為萬曆年間建陽書坊主余象斗所刊《列國前編十二朝》。余象斗刊行《列國前編十二朝》目的，大塚秀高教授認為

25 享保十四年所刊《新書籍目錄》通俗類，在書目下皆有簡介，《通俗周武王軍談（並列國系譜）》簡介是「清池（筆者註：應為「地」）以立。起殷紂王七年，終周景王廿五年。其間帝王二十五代，年數七十三年，事蹟列國十二諸侯治政、人物善惡等記」，《通俗吳越軍談》為「同。始周敬王元年，終秦始皇二十六年，其間帝王九代，經二百十餘年。年曆天下一統歸秦，其中列國諸侯治亂爭戰、君臣善惡等記」。

26 吉田銳雄、稻束猛，《池田人物志》（太陽日報社，1923）上。引自德田武，《対訳中国歴史小説選集（2）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春秋列國志伝》（東京：ゆまに書房，1983），〈解説〉，頁341。現存《詩聯大成以呂波韻》版本為元祿十二年九月由大坂書肆敦賀屋九兵衛刊行，書中自敘說明此書是為「初學童蒙之誦吟也」。

27 對此，德田武教授給予的說法為：相較書中前半散亂地描述多國紛爭，後半集中於伍子胥復仇與孫臏、龐涓爭鬥，較能吸引讀者之故。德田武，《対訳中国歴史小説選集（2）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春秋列國志伝》，〈解説〉，頁334。

28 其與前一部《通俗列國志前編 武王軍談》相隔七年，此七年間不僅大坂，京都書肆亦無刊行任何通俗軍談。

是為與余象斗所刊萬曆四十六年（1618）《列國志傳評林》成套販售，以對抗蘇州朱簞本《列國志傳》（全名「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春秋列國志傳」）。²⁹ 如此或可推測，大坂書肆亦同時擁有漢籍《列國志傳》與《列國前編十二朝》，使其能在《通俗列國志》（《通俗吳越軍談》與《通俗武王軍談》）譯刊後，順利進行《通俗十二朝軍談》出版。同樣情況出現在享保四年大坂書肆柏原屋清右衛門所刊《通俗宋史軍談》，此書刊記葉左側記有「通俗宋北史軍談 通俗殘唐軍談 近日常來」。³⁰ 現存不見《通俗宋北史軍談》、《通俗殘唐軍談》二書，前述《書籍目錄》亦無記載，應是未出版，然可知柏原屋清右衛門原本計畫連續刊行三部從宋朝往前追溯至唐末的通俗軍談。無論是《通俗宋史軍談》、《通俗宋北史軍談》、《通俗殘唐軍談》，還是《通俗吳越軍談》、《通俗武王軍談》、《通俗十二朝軍談》，六書分屬兩個連貫時代，大坂書肆所以能計畫出版時代連貫套書，極有可能其擁有之漢籍底本就是成套。現存萬曆四十六年《列國志傳評林》中有一「水戶延方學校之印」鈐記，³¹ 水戶延方學校最初為井村松亭所創建之私塾，後在水戶藩第八代藩主德川齊脩（1797-1829）援助下成為水戶藩之鄉校，³² 於明治五年（1872）廢校。從此印可知此書曾為延方學校藏書，亦可能為當時教育藩士所用之書，更可證明萬曆四十六年《列國志傳評林》刊本確實在江戶時期傳至日本。

余象斗《列國前編十二朝》正文最後有云：「至武王伐紂而有天下，《列國傳》上載得明妙可觀，四方君子買《列國》一覽盡識。此傳乃自盤古氏起傳三皇五帝至紂王喪國止矣」，以此宣傳《列國志傳》一書；而在《通俗十二朝軍談》最後亦有「至武王伐紂而有天下，宜考《武王軍談》，《列國傳》上載得明妙可觀，四方君子買此書一覽盡識。此傳乃自盤古氏起傳三皇五帝至紂王喪國止矣」，³³ 相較之下僅畫

29 大塚秀高，〈講史章回小説の出版と改變——『列國志』をめぐる——〉，《中国古典小説研究動態》，3号（1989），頁58-89。

30 漢籍為《殘唐五代史演義》，版本有李卓吾批點刊本（八卷六十則）與玉茗堂批評刊本（六卷）。

31 未見，參考自周越然，〈孤本小説十種〉，收入氏著，《書書書》（香港：漢學圖書供應社，1966），（九）列國志傳八卷：「明三台館刊本。每半葉分上下兩截，上截載圖，下截十三行，二十字。上截白口，題『全像列國評林』六字。下截黑口，單魚尾，版框高約八英寸，廣約九英寸。卷首有萬曆丙午邵魚序，又戊午象斗序。收藏有『新治縣師範學校之印』、『水戶延方學校之印』兩圖記」，頁161-162。

32 德川家康為保江戶政權長久，於將軍家外另立尾張、紀州、水戶三藩，稱為御三家。當將軍家絕嗣時，水戶藩為代理將軍，並由尾張、紀州二家中選出適當繼承人。此三藩藩主皆重學問，且各有偏好。其學問特色有時是與地域書籍入手之便利性息息相關，無論是購書或是讓渡藩版，皆須仰賴民間書肆幫助，可見藩主與書肆之連結。

33 （江戶）李下散人，《通俗列國志前編 十二朝軍談》（正德二年刊記，大坂心齋橋書林敦賀屋

底線處相異，其他皆同。明朝萬曆年間出版競爭激烈，將講史小說成套販售者不止余象斗，如蘇州龔紹山在所刊《兩朝史傳》（全名「鐫楊升庵批點隋唐兩朝史傳」）卷末刊記亦記有「是集自隋公楊堅，于陳高宗大建十三年辛丑歲，受周王禪，即帝位起，歷四世禪位于唐高祖，以迄僖宗乾符五年戊戌歲，唐將曾元裕剿戮王仙芝止，凡二百九十五年。繼此以後，則有《殘唐五代志傳》詳而載焉。讀者不可不并涉獵，以睹全書云。萬曆己未歲季秋既望金閨書林龔紹山繡梓」，欲以此推銷其《殘唐五代志傳》。如此成套漢籍，其後經由船舶載運至日本，經長崎至大坂，其狀態可能仍是成套販售，大坂書肆就所見漢籍成套形式，構思其翻譯順序與行銷手段。如此，或可解釋大坂書肆為何先譯《列國志傳》後半，乃因其是有意識地按時代往前追溯出版。

既然成套販售，同一套書理應出自相同書肆。《列國前編十二朝》僅有建陽余象斗本。如此，《通俗列國志》底本亦應是余象斗本《列國志傳》。關於《通俗列國志》底本，書中並無交代，德田武教授經由比對，認為其底本應是蘇州所刊《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春秋列國志傳》（有朱簞本與龔紹山本），在於《通俗武王軍談》有一〈通俗列國志自序〉，其云：

春秋之為書也，當時史語而孔夫子筆削其義以定褒貶，自非富學之士，不能達其旨，故左丘明氏因經而作傳，大義明矣。然其數百年間，人物臧否，國勢強弱，併吞得失，又非幼學者所能盡知也。予幸得明邵氏之傳，今因之以述其義，間又參考《左傳》、《史記》、《戰國策》等譯之四十三卷，名曰通俗列國志。分為前後二編，前編二十五卷者，起自殷紂王七年至周景王二十五年，後編十八卷者自周敬王元年終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噫，魏魏哉。周武之德，欲掃商之氛德，初舉戎衣，諸侯不期而聚遂斬獨夫而開周家八百年之基，餘德尚傳于成康，天下大治四十餘年，經昭穆德始衰。及平王東遷，君漸弱，臣漸強，而諸侯不貢。自五霸玄後列國相侵奪而天下大亂，強者吞弱，大者併小，七雄竝起，蘓張逞遊說而列國縱橫，然皆不及西秦之有形勢。始皇竟兼併周之天下，四海定於一。列國歷世君臣之德與不德，義與不義，治亂興亡，系在此書之中，予非敢獻奇搜異，蓋欲使幼學之徒，盡知當世之事跡也。雖俚言之所演，不足以見蘊奧

於勸懲警懼之心，未必無小補云。于時寶永乙酉孟春攝陽池田邑士清地以立題於肖柏亭。³⁴

此自序前半抄自余邵魚〈列國源流總論〉，現存余象斗本無此總論，然可見於蘇州本。再者，從自序「予幸得明邵氏之傳」此句，譯者清地以立誤認余邵魚姓「邵」，因余邵魚在〈列國源流總論〉文中皆以「邵魚」自稱，最後署名亦是「邵魚謹誌」。而余象斗本大都是以「余邵魚」全名稱其族翁，若清地以立見過余象斗本，應不會犯此錯誤。加之蘇州本與余象斗本內容雖雷同，余象斗本錯字偏多，《通俗列國志》較無此現象，故德田武教授認為底本應是蘇州本³⁵。

從大坂書肆刊行情況而論，《通俗列國志》底本應是余象斗本，然內容比對結果卻是蘇州本。對此矛盾，筆者欲從另一部書《通俗元明軍談》論起。《通俗元明軍談》（版心標「通俗英烈傳」）二十卷，譯者岡嶋冠山，寶永二年京都川勝五郎右衛門、林九兵衛、吉田勘右衛門刊行。在《通俗元明軍談》刊行前，書坊主林九兵衛（林義端）已於元祿九年先翻刻《皇明通紀》，可知其對明朝歷史之關注。《通俗元明軍談》底本為《皇明英烈傳》，《皇明英烈傳》版本有《新鐫龍興名世錄皇明開運英武傳》（簡稱「楊明峰本」）、《新刻皇明開運輯略武功名世英烈傳》（簡稱「三台館本」），以及《京本雲合奇蹤》。德田武教授認為《通俗元明軍談》底本應是楊明峰本，然岡嶋冠山亦參考三台館本，在於通俗本書名為「英烈傳」，然楊明峰本為「英武傳」，三台館本則是「英烈傳」；以及通俗本首卷有一〈新刻皇明開運輯略武功名世英烈傳首錄〉，三台館本亦有而楊明峰本無，且〈首錄〉書名即三台館本書名。³⁶而中村綾教授則認為岡嶋冠山翻譯時應是參考多種版本，用字上似乎較接近三台館本。³⁷

若以此推想《通俗列國志》，意味《通俗列國志》譯者清地以立確實參考蘇州本《列國志傳》，但不代表其僅參考蘇州本。筆者將《列國志傳》蘇州本、余象斗

34（江戸）清地以立譯，《通俗列國志前編 武王軍談》（寶永元年序，寶永二年刊記，書肆為大坂播磨屋九兵衛、敦賀屋九兵衛、柏原屋清右衛門、敦賀屋清助，八戸市立圖書館藏），葉1a-2b。

35 德田武教授是以龔紹山本比較，參見德田武，《対訳中国歴史小説選集（2）：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春秋列國志伝》，「解説」，頁328-341。

36 德田武，《日本近世小説と中国小説》，（東京：青雲堂書店，1987）第四章〈『通俗元明軍談』と『英烈伝』〉，頁108-127。

37 中村綾，《日本近世白話小説受容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1），第四部第一章〈『通俗皇明英烈傳』の依拠テキストをめぐって〉，頁209-220。另亦可參閱川浩二，〈『通俗皇明英烈傳』の「通俗」—歴史小説《英烈傳》の日本における受容から—〉，《中國文學研究》，31期（2005.12），頁55-71。

本二版本，與《通俗列國志》比較：³⁸在分則題目上，〈介子推辭祿甘焚〉此則，蘇州本在本文中遺漏題目，直接將此則開始部分與前一則相連一起，清地以立卻能知道《列國志傳》分則處而補入題目，而余象斗本即明確標有題目，同樣情況亦出現在卷十二〈趙王興兵取燕邑〉。其次在內容歧異上，〈魏徵龐涓下雲夢〉中，蘇州本「帶孫臏出遊」此句，余象斗本為「帶孫龐出遊」，清地以立譯為「孫臏龐涓ヲ帶シ出テ」。同一則蘇州本「二卷天書傳授孫子」，余象斗本為「三卷天書授孫子」，清地以立所譯天書卷數為「三卷」。另在〈公孫鞅徙木信〉一則，蘇州本「民不安生不在話下」，余象斗本為「民皆安生不在話下」，清地以立譯為「民生ヲ安ンスロ云リ」，與余象斗本同。若清地以立僅以蘇州本為底本，是不會有此差異。至於譯者為何能同時擁有並參考不同版本，筆者認為應是書肆可以提供同一書籍之不同版本讓譯者使用。在西本願寺門主大谷家之文庫目錄《写字台文庫外典目錄》「小說家附錄稗官野史」類中收錄大量中國小說，其中可見《列國志傳》，在第一函（全函唐本）收有《東周列國志》（二帙廿四卷）、《全像列國志》（一帙十卷）、《列國志善本》（二帙卅卷）三種。³⁹江戶初期書肆背後皆有特定貴族、寺院或學派支撐，這些支撐者所擁有之財力與權勢，使其能周全購買且收藏各書版本。如此，計畫出版《列國志傳》之大坂書肆同時擁有多種版本實屬可能，此從《通俗列國志》內容亦可得到證明。

清地以立並非完全忠實翻譯《列國志傳》，而是有所更動與增刪：就更動而言，第一卷第一則〈殷紂王嗣位治天下〉不見於《列國志傳》，此〈殷紂王嗣位治天下〉是改自《列國志傳》〈按先儒史鑑列傳〉中商紂內容。另，部分則目分段亦相異，最常是將一則最末內容移至下一則。有時反之，將一則開頭變成前一則結束部分。⁴⁰至於刪減，《通俗列國志》基本上無詩，尤其節末的詠史詩幾乎刪除，亦會將冗長內容略去，如〈管夷吾條陳霸策〉中管仲對齊桓公條陳之長篇大論，僅以「管仲回答如流水，桓公大悅」簡潔交代。而增補部分，幾乎可見於馮夢龍《新列國志》，以下分《通俗武王軍談》、《通俗吳越軍談》二表列之：

38 所用《通俗吳越軍談》版本，藏於日本酒田市立光丘文庫，十八冊。

39 此「小說家附錄稗官野史」共三十二函，講史小說集中在前四函，分別是第一函：《開闢演義》、《開闢演繹》、《孫龐演義》、《東周列國志》、《全像列國志》、《列國志善本》、《西東漢演義》、《西東漢全傳》；第二函：《三國志演義》、《南北宋史》（二部）、《北史演義》、《隋史遺文》；第三函：《隋唐演義》、《南宋志傳》、《殘唐五代史傳》、《混唐後傳》、《說後唐傳》、《說岳全傳》；第四函：《皇明英烈傳》（二部）、《精忠傳》、《楊家將演義》、《新世弘勳》、《琵琶記》、《唐人小說》、《宋人小說》、《雲合奇蹤》。引自宗政五十緒，《近世京都出版文化の研究》（東京：同朋舍，1982），頁408。

40 此則目分段更動現象，亦出現在馮夢龍《新列國志》。

表三 《通俗武王軍談》

則目名	內容	馮夢龍《新列國志》
衛公子壽代太子死	整則新增	第十二回
宋南宮萬弑閔公	整則新增	第十七回
魯村婦秉義全社稷	魯莊公弟慶父殘殺手足，與哀姜亂齊之始末，最後以介紹三桓結束	第二二回
馮長仙驗夷吾生死	管仲病篤，勸齊桓公遠易牙、豎刁。其後描述桓公因二人作亂被囚於高牆內，薨時身旁僅一婦人。	第二九、三二回
晉靈公怒逐趙盾	晉靈公與屠岸賈養群犬擾民	第五十回
齊莊公奸淫召禍	齊靈公改立太子惹禍、介紹晏嬰	第六二回
楚靈王大會諸侯	崔杼、慶封亂國，以至崔杼自殺、慶封奔逃始末	第六六、六七回

首二條〈衛公子壽代太子死〉與〈宋南宮萬弑閔公〉非蘇州本與余象斗本則目，亦無相關內容，是整則新增。後五則內容或插入文中補充，或是置於文末作為考證。清地以立強調所增內容皆出自《左傳》、《史記》、《戰國策》諸書，實不盡然，此在下述《通俗吳越軍談》最為明顯。

表四 《通俗吳越軍談》

則目名	內容	馮夢龍《新列國志》
范蠡扁舟歸五湖	陶朱公致富與救子故事	第八三回（僅前半段）
六龍會蘇秦佩印還鄉	蘇秦使人激張儀，使張儀前來求己	第九十回
張儀計秦遊說諸侯	蘇秦要齊王於己死後以作亂罪名分屍，誘出兇手	第九十一回
張儀遊說諸侯事秦	秦武王惡張儀、張儀入魏以至去世始末	第九十二回
孫子埋名隱跡	介紹宋康王殘暴，世稱桀宋	第九十四回
蘭相如完璧歸趙	介紹廉頗	第一百五回
田單火牛復齊	燕惠王後悔未用樂毅，樂毅卒於趙	第九十五回
魏信陵君竊符救趙	考察平原君合從楚國與信陵君竊符救趙，與秦昭襄王伐趙非同一時期	第一百回（無伐趙內容）
趙王興兵取燕邑	介紹李牧	第一百六回
楚王合從伐秦國	春申君與李園合謀最終被殺始末	第一百三回
朱后淫寵於嫪毐	李斯遣人送毒藥誘使韓非自殺	第一百五回
秦王復仇伐趙	趙國滅亡	第一百六回
荊軻入秦行刺	荊軻刺秦王	第一百六回（內容相異）

《通俗吳越軍談》中，清地以立同樣強調皆考證於諸史，然第一則〈范蠡扁舟歸五湖〉所增陶朱公致富與其中子殺人故事，⁴¹《史記》〈越王勾踐世家〉中確有此段記載，但與譯文相較，有些許出入。與譯文完全相同者載於馮夢龍《智囊》，《智囊》傳至日本後，於1660年由辻原元甫翻譯、京都書肆小嶋弥左衛門刊行其譯本《智惠鑑》。《智惠鑑》卷二所載陶朱公中子殺人故事，其譯文與清地以立譯文可謂相同。《智惠鑑》刊行後十分流行，清地以立應是憶起《智惠鑑》中亦有陶朱公故事，且有現成譯文，於是直接引用。隨著中國白話小說於江戶時期流行，馮夢龍作品如《三言》、《智囊》、《笑府》亦引領風潮，使江戶文學別開生面。⁴²如此深受矚目之馮夢龍，大坂書肆與清地以立不可能忽視《新列國志》存在。從上述二表可知其所增內容皆可見於馮夢龍《新列國志》，《新列國志》吳門可觀道人小雅氏《敘》有云此書：「本諸《左》、《史》，旁及諸書，考核甚詳，搜羅極富，雖敷衍不無增添，形容不無潤色，而大要不敢盡違其實。」⁴³清地以立亦強調其以《左傳》、《史記》諸書考核，然諸書內容浩瀚，尤其《史記》又為紀傳體，相形之下，《新列國志》更便於直接對應時代與人物。故其所增部分選擇，應是參考《新列國志》，進而考證《史記》諸書，或使用《智惠鑑》等現成譯本進行翻譯。

《通俗吳越軍談》所增最後一條荊軻刺秦王，其在荊軻獻圖，圖窮匕首出後，描述荊軻左把秦王袖，右持刀以挾持始皇，始皇驚曰「朕已為汝虜，平生愛聽琴，乞聽琴聲而死」，於是始皇愛姬鼓琴，琴聲曰「羅綺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秦王立刻奪袖、超屏風且拔劍而走。此段異於《史記》諸史，亦不同於《列國志傳》諸版本，而是與《燕丹子》一書雷同，可知清地以立亦參考其他通俗書籍，以增加趣味性與可讀性。

從上述可知，《通俗列國志》所以未交代底本，即使在書中清地以立必須觸及漢籍底本時，亦只用「一書の説」含糊交代，在於所參考者不只一部。尤其是當其面對余象斗本與蘇州本內容雷同時，蘇州本錯字較少且註解較多，⁴⁴加之版面清楚

41 蘇州本《列國志傳》有小注云：「《史記》云自五湖至海，齊人用之。官至丞相，後又棄官隱遁，改名為陶朱，畜五牝置家至鉅萬。」所用版本為《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初編》（臺北：天一出版社，1985），12輯所收朱望本影印本，冊9，葉46a。另，所用龔紹山本，藏於公文書館內閣文庫。

42 關於馮夢龍作品之東傳與對日本文學之影響，請參閱石崎又造，《近世日本に於ける支那俗語文學史》，第五章第二節，〈譯詞小説の翻譯と讀本の發生〉與第三節〈支那笑話の翻譯と漢文笑話の發生〉，頁217-373。

43 （明）馮夢龍，《新列國志》吳門可觀道人小雅氏《敘》，頁10。所用版本為收入《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據內閣文庫金閨葉敬池本影印）。

44 如蘇州版卷八〈中包胥號哭求救〉有小注：「其全章詳見詩經國風篇」，余象斗本無此注，《通

疎朗，不似余象斗本字小模糊判讀不易，無論是譯者或書肆，自然認為蘇州本適合作為底本。然依然參照余象斗本，以補蘇州本缺漏之處，並就馮夢龍《新列國志》以及其他作品，進行考證與情節補足。如此通俗軍談，雖被視為譯本，卻不交代底本、亦未完全依照底本，與其說是翻譯，或亦可謂「編輯」歷史了。

《武王軍談》首冊為〈列國志周王代之圖〉，雖言「周王代」之圖，卻列至秦朝最後一位皇帝子嬰，並云子嬰為楚項羽所殺，以「其事漢楚軍談二見ヘタリ（其事見於《漢楚軍談》）」一語作為結束。蘇州本與余象斗本止於秦始皇，馮夢龍《新列國志》有延至胡亥：「及二世暴虐更甚，而陳勝、吳廣之徒，群起而亡之矣。」⁴⁵清地以立結束於子嬰，明顯在欲以此書銜接流行於世的《漢楚軍談》。即大坂書肆若欲乘《漢楚軍談》出版之勢，就必須刊行可與之銜接的歷史讀物，如此《吳越軍談》必須先行販售。而大坂書坊主所以利用並搭配既刊書籍行銷，且將其明標書中，此出版策略應來自中國講史小說之成套出版，尤其是余象斗《列國志傳》與《列國前編十二朝》的合刊。⁴⁶

三、《通俗列國志前編 十二朝軍談》

關於《通俗列國志前編 十二朝軍談》（簡稱《通俗十二朝軍談》）所用底本，德田武教授在《対訳中国歴史小説選集》（一）「解説」明言為《列國前編十二朝》。⁴⁷《列國前編十二朝》（全名「刻按鑑通俗演義列國前編十二朝」）為余象斗所編纂（卷首署名「三台山人 仰止 余象斗 編集」「閩雙峰堂 西一 三台館 梓行」），內容從天地開闢至商紂寵妲己止。⁴⁸《通俗十二朝軍談》刊於正德二年，書肆除與《通俗列國志》同有敦賀屋與柏原屋外，新增吉文字屋市兵衛。首葉有譯

俗列國志》在此處即附上《詩經》此章內容。然亦有余象斗本較詳細者，如蘇州本卷五〈重耳寓秦受懷嬴〉中引詩一首，小注：「其全章詳見詩經小雅」，余象斗本小注則是：「其全章詳見詩經小雅，此但是首章。」於是《通俗列國志》即補上其餘三首。

45 馮夢龍，《新列國志》，收入《古本小說集成》，頁2741。

46 清地以立〈自序〉有云：「分為前後二編，前編二十五卷者，起自殷紂王七年至周景王二十五年，後編十八卷者自周敬王元年終於秦始皇二十六年。」此前後編概念或許與《列國前編十二朝》書名中有「前編」有關。

47 現存《列國前編十二朝》有神宮文庫本與天理圖書館本，參見德田武，《対訳中国歴史小説選集（1）刻按鑑通俗演義列國前編十二朝》（東京：ゆまに書房，1984），頁340-350。

48 享保十四年所刊《新書籍目錄》對《通俗十二朝軍談》簡介為「李下散人。《列國前編》自天地開闢起原盤古氏起、傳三皇五帝殷紂王受辛八紀有。蘓國ヲ伐テ、妲己ト云美女ヲ得テ、是ヲ寵シ淫乱ヲ好ミ、諫臣ヲ戮殺シ、沙丘ノ華臺ヲ廣メテ、酒池肉林ヲナシ、炮烙ノ刑ヲ作テ、樂戲シ國ヲ滅スニ至ル。《和漢合運》云：自伏羲至三皇、神農、黃帝、五帝、三王、商紂辛帝王六十七君、而天下歸周。右自伏羲至商紂辛、年數一萬九千九百八十四年トアリ。」

者李下散人（生平不詳）門人中西兵（生平不詳）所撰〈通俗列國十二朝軍談序〉：

歷史之博，通鑑之精，其談何容易也哉。往年九月浪華書肆敦賀某來先生之門曰：前有《武王》、《吳越》之軍談而鏤諸梓，雖備諸士之閑覽，而似述其末以闕其本，故觀者不能無遺憾也。願為我作前編演義賜之則珍重。先生不諾，曰：子不聞乎翫物喪志者，先儒所譏也，且如列國治亂，《史》、《漢》所收載，《通鑑》所綱目顯然，何述曲學阿世之贅言為戲之。有余在側曰：不然，夫書記人物之善惡，國家之成敗，所以使觀者興起志發義氣者也。然漢語之簡確也，列國之夾紛也，編之以次第，作之以和語，則至于晚讀之士、童蒙之輩，必有立志，此亦教導之一術也。盍應需。先生笑不答。今年賀初陽日，偶見几下之反古堆，則彼書已成，題曰通俗列國十二朝軍談，凡一十四冊。……⁴⁹

中西兵回憶當年大坂書肆敦賀屋前來委託場景，文中首言此書出版是書肆欲以此承繼「武王、吳越軍談」，然李下散人認為欲學列國歷史應以正史、《資治通鑑》為準，而非小說之流。最終雖應允翻譯，然此嚴謹態度在《通俗十二朝軍談》一書中明顯呈現，即其雖忠實翻譯，然夾雜許多考證於其中。而其考證與前述《通俗列國志》譯者清地以立不同，李下散人似乎知道《列國前編十二朝》書名「刻按鑑通俗演義列國前編十二朝」中「按鑑」之「鑑」乃指《綱鑑》，故將《綱鑑》內容與《資治通鑑》相較。其考證所用《綱鑑》未明確說明為何，僅二處明言此部分內容出自《玉堂鑑綱》（《鼎鏤葉太史彙纂玉堂鑑綱》）。⁵⁰

除《綱鑑》外，尚以《史記》、《古史》、《前漢書》、《高士傳》、《孟子》、《淮南子》、《山海經》、《列女傳》、《博物志》、《三才圖會》、《皇王大記》諸多書籍，就各自內容差異以備考訂。以下就其與《列國前編十二朝》相異處進行論述：

（一）除去佛教相關內容

《列國前編十二朝》第一則為〈西天佛定神開天闢地〉，在於余象斗以佛教徒自居，將中國歷史與佛教世界觀融合為一。而李下散人是以儒家思想為準則，故將《列國前編十二朝》最初七則以〈天地開闢起原（盤古、三皇、伏羲附）〉一則概

49（江戸）中西兵，〈通俗列國十二朝軍談序〉，收入《通俗列國志前編 十二朝軍談》（国文学研究資料館藏），葉 1-2a。

50 關於《玉堂鑑綱》與其他《綱鑑》之比較，請參閱中砂明德，《中国近世の福建人：士大夫と出版人》（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2），第五章〈『通鑑』のインブリード——綱鑑〉，頁 367-432。

論涵括，且僅譯中國歷史部分。其後無論正文或余象斗之評斷，只要涉及佛教就略過不譯。另外，余象斗置於《列國前編十二朝》第一則之首的邵康節論「會元」部分，至《十二朝軍談》，成為譯者門生松井宗所撰〈書通俗列國前編後〉內容。

（二）仰止余先生詩

余象斗在《列國前編十二朝》中，會在行文中有感而發，插入「仰止余先生觀到此處，有詩為証」。對此，李下散人不是整個略去，就是將其融入情節，例如在〈勾龍用退違計滅九黎〉一則中，將余象斗歌頌黎弼英勇之詩，改成黎弼將死之際，張大眼睛，以鎗為杖，於馬上唱此詩後死亡。⁵¹或在〈顓頊滅黎降伏四夷地〉一則中，將余象斗稱頌勾龍善謀之詩改成是勾龍所撰。

（三）增加正文內容

主要是在攻戰之事描寫上進行增添，《列國前編十二朝》中的戰爭場面幾乎為余象斗所編寫，非《綱鑑》內容。或許正因此部分是出自書坊主之筆，李下散人較能無顧忌地以己意進行擴寫，例如在〈禹王崩啟帝即位〉中，當六卿於戰場上一字排開，《列國前編十二朝》僅羅列六卿名字，而《十二朝軍談》則依序形容每位身型、長相、服飾與所攜武器，描寫筆法明顯來自《三國志演義》與《水滸傳》。除此之外，在〈女媧氏興兵征誅共工〉一則中，《列國前編十二朝》並未說明共工作亂原因，而《十二朝軍談》則加寫因共工貪戀女媧氏美貌之故，其後戰爭內容亦大幅增加。描述因女媧美色引起禍端，最有名者為《封神演義》，此處將女媧美貌與戰爭連結，是否與《封神演義》傳播相關，有待進一步考證。

（四）增改章節末之評斷

《十二朝軍談》中，將余象斗於章節末所撰評斷皆改成「或問曰」，或是李下散人與童子之問答。另在論武丁被雷震死處，余象斗於「鑑斷」中講述二事：一是萬曆二十九年（1601）有一婦人於灶前洗浴時，雷從灶尾出欲震此婦，後婦人吃齋念佛消災；二是說明雷的外型是兩腳、嘴尖、身有毛、有兩翅，手若雞形。前者在《十二朝軍談》中略去未譯；至於後者，李下散人指出此怪談之說可見於謝肇淛《五雜俎》，並引經據典將雷與陰陽合論。除刪改外，亦有增加，如在〈瞽瞍謀殺舜〉一則中考證父母弟三人謀殺舜以及巢父許由之事、〈禹王大怒斬防風侯〉中與

51 關於《列國前編十二朝》此處描寫，與《水滸傳》張順死亡情節相似，請參見林桂如，〈余象斗の『列國前編十二朝』について〉，《日本中國學會報》，59集（2007.10），頁179。

童子論飲酒失當後果、〈舜帝命禹治水〉一則中則是描述李下散人晝寢，夢見友人前來與之論洪水與水怪，並涉及娥皇女英等。

（五）改變則目

《十二朝軍談》則目並非完全同於《列國前編十二朝》，除用字之調整外，相異之則目大都取自《列國前編十二朝》正文上方之插圖題目，有〈諸侯興兵入曲阜〉、〈少顓蚩尤大戰〉、〈羿教妻吞藥丸〉、〈舜帝耕歷山〉、〈禹王過江黃龍負舩〉、〈禹王大怒斬防風侯〉、〈有扈侯戰六兵〉、〈桀王殺二侯〉、〈成湯亡桀即位〉、〈伊陟封為相〉、〈傳說領兵伐鬼方〉、〈季歷領旨伐二國〉等十二則，此十二則並非增加內容，而是將較長章節細分，目的除方便讀者閱讀外，更為附加新的李下散人論斷。此在《列國前編十二朝》中，余象斗是將「仰止子曰」論斷附於各章節最末；至《十二朝軍談》，李下散人將部分原余象斗論斷去除「仰止子」名後，移至章節之中，而冠「李下散人」的仍盡量維持在章節最末，以保有《列國前編十二朝》是將作者論斷附於章節最末之形式。

余象斗為一表現慾望強烈之書坊主，從在《列國前編十二朝》中散見其詩作與評論可知。而在《十二朝軍談》中，李下散人技巧地將余象斗名全部抹去，以己代之，且知戰爭描寫部分非出自史書，故可改寫。李下散人不僅知道余象斗，亦對《列國前編十二朝》編纂模式有相當程度了解。

《三國志演義》譯本《通俗三國志》由京都書肆刊行於元祿五年，⁵²其中湖南文山識語：「雖俚詞蔓說不足以發蘊奧，要使幼學易解焉而已。洛汭有嘉長翁，淳樸而好古，與予結方外之交，累次請予鈐諸梓而流後昆矣。實雖不免剝藤可憐之誚，讀之者苟有善以為勸，惡以為警，則幸予之原志也哉。」⁵³說明刊行此書利於幼學且能勸善懲惡，強調其教育價值而非漢學學問，而此「要使幼學易解」與「善以為勸，惡以為警」二句亦成為之後通俗軍談序文中既定內容。《通俗三國志》一書刊行後廣受好評，其後出版的《漢楚軍談》亦影響深遠，⁵⁴使之後通俗軍談刊行時

52 據古藤文庵《閑窗獨言》記載，《通俗三國志》開板應與對馬島以酤庵講授《三國志》有關。見（江戶）古藤文庵，《閑窗獨言》，收入《對馬叢書》（德島：村田書店，1979），第6集。

53 《通俗三國志》，葉3b-4b，所用版本藏於國文學研究資料館。識語中提及之嘉長翁為西川嘉長，請參見中村幸彦，〈通俗物雜談—近世翻讀小說について—〉，收入《中村幸彦著述集》（東京：中央公論社，1984），卷7，頁293-294。

54 比如後續有清本《韓楚軍談》、黑本《漢楚軍談繪畫》、曲亭馬琴的合卷《漢楚賽擬還軍談》、後穿主人評《漢楚軍談評林》等。長尾直茂教授認為之所以由演義小說開始翻譯，在於其語言文白夾雜，可謂是從文言小說過渡至白話小說最好的選擇。參見長尾直茂，〈「前期通俗物」小考：『通俗三國志』『通俗漢楚軍談』をめぐる〉，《上智大学国文学論集》，24号

會不斷提及《通俗三國志》、《漢楚軍談》二書，以顯承續之志。⁵⁵ 前述此類書籍讀者群為上層階級之啟蒙讀物，為童子學習漢籍之餘，閒暇時所讀書籍，此或許是《十二朝軍談》譯者松下散人將章節末評語設定為與童子間之問答原因。

四、《通俗宋史軍談》與中國俗語學習

《通俗宋史軍談》二十卷，所講圍繞宋太祖之事，主要底本為《南宋志傳》。⁵⁶ 譯者松下瑞亨，生平不詳。書末刊記為「享保四己亥盛夏吉日」、「書林 柏原屋清右衛門（右側偏上記「大坂心齋橋筋順慶町」）」，此葉最左側有「通俗宋北史軍談 通俗殘唐軍談 近日出來」一行宣傳語。翻譯方式與前述諸書相似：刪去大部分詩詞與詔書、鋪陳戰爭與宴會情節、並有「宋史斷曰」等考證。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志傳》語言較為俚俗，松下瑞亨於翻譯時，會將原書俗語詞彙於譯文中呈現，如「那女子連忙扯住」此句，譯為「女子連忙テ扯住メ」，並在「連忙」、「扯住」旁標上日文「あはて」「ひきとど」。⁵⁷ 此種在譯文保留原文之標示方式，在《通俗三國志》與《通俗漢楚軍談》中亦可見，只是此二書所保留之原文是經典名句，⁵⁸ 且是以訓點標註而非譯成日文。不論所保留者是經典名句或是俗語，皆帶有語言學習功能。而在《通俗宋史軍談》卷首松下瑞亨〈通俗宋史序〉中，特別提出中國有《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三部書以通俗諭人，即至享保四年，至少在大坂，此三書已成為諸多中國小說之首。⁵⁹

在《通俗元明軍談》（又名《通俗皇明英烈傳》）寶永二年三月書坊主林義端序文中，提及其與譯者岡嶋冠山之合作始末：「頃歲來遊京師，余偶然邂逅，挾書討論。去秋請譯解《英烈》、《水滸》二傳而行于世，今春《英烈傳》先成登梓。」⁶⁰ 書

（1991.01），頁 37-54。

55 如《通俗兩漢紀事》序文云：「先人既憂幼學之難解，論漢楚、三國之人物作訓解鈔梓以行于世有年於斯矣。予惜其間有所缺，而暇日錄兩漢四百餘年之事跡，名之兩漢紀事。庶觀之者勸善懲惡，而為修身正心之一助，則幸莫大焉。」

56 至於版本，川浩二教授認為較接近葉崑池本而非三台館本，參見川浩二，〈『通俗宋史太祖軍談』の譯者松下氏による増補・引用部分について〉，《中國文學研究》，40 号（2014.12），頁 55-73。

57 德田武教授認為此種標示方式，不僅可展示與日本早已習得之文言文不同的異國新語言，亦有向讀者誇示作用。參見德田武，〈近世近代小説と中国白話文学〉，第一部第一章，頁 21-22。

58 岡嶋冠山所譯《通俗元明軍談》亦是將漢籍原文的經典名句於譯文中呈現。

59 （江戶）松下瑞亨，〈通俗宋史軍談〉（享保四年（1719）刊記，大坂心齋橋筋順慶町柏原屋清右衛門，盛岡市中央公民館藏），〈通俗宋史序〉，葉 1b。

60 （江戶）岡嶋冠山，〈通俗元明軍談〉（又名《通俗皇明英烈傳》，寶永二年京都川勝五郎右衛門、林九兵衛、吉田勘右衛門，盛岡市中央公民館藏），葉 1b-2a。關於岡嶋冠山生平，請參閱

坊主林義端同時將《英烈》、《水滸》二書交予岡嶋冠山翻譯，《通俗皇明英烈傳》之所以能先行完成，除《水滸》內容龐大此篇幅問題外，或許亦與底本語言相關。《英烈傳》語言較文言，不似《水滸》充滿大量俗語，從《通俗忠義水滸傳》初編（為《水滸傳》百回本第一至三十一回）至寶曆七年（1757）才得以刊行，譯解之耗時費力應為原因之一。

在二十部通俗軍談中，《通俗宋史軍談》為第十八部，通俗軍談刊行熱潮即將衰退，取而代之的是《水滸傳》流行。其後不僅於各地有《水滸傳》講讀會，⁶¹並出現專門註解《水滸傳》辭書：《忠義水滸傳解》與《忠義水滸傳抄譯》，而此二部辭書皆為大坂書肆所刊。⁶²《水滸傳》和刻本與譯本《通俗忠義水滸傳》底本皆為百回本，二部《水滸傳》辭書底本為百二十回本，而當時在日本最流行者是金聖歎本。⁶³除此之外，鳥山輔昌《忠義水滸傳抄譯》在第二十回，於「申意眾頭領」詞彙下註解：「建陽本二串意眾頭領二作ル（建陽本中是作「串意眾頭領」）」，指出建陽本中「申」字作「串」。鳥山輔昌於書中會取《水滸傳》其他版本與百二十回本辭彙相較，引用最多者為金聖歎本，建陽本僅此一條。鳥山輔昌比對版本時不一定會交代版本名稱，明確標出者僅「聖歎本」與「建陽本」。金聖歎本流行當下，作為辭書自然會將其納入，且需標明使讀者知曉。至於建陽本，建陽本並非一種版本，而是福建建陽此地域出版書籍之統稱。在無任何說明下直接標出建陽本，可知日本讀者知曉何謂建陽本，對中國地域出版有基本概念。為何會有此概念，或許是源於在此之前就已刊行之通俗軍談，前述《列國志傳》、《全漢志傳》、《三國志傳》、《三國志傳評林》、《東西兩晉演義志傳》、《唐書志傳》、《南北宋志傳》、《大宋中興岳王傳》、《皇明英烈傳》諸書皆有建陽本，幾乎涵蓋所有講史小說，其中大部分早在嘉靖時期的建陽熊大木皆已刊行。即論及小說，尤其是講史類，無法忽視建陽本之存在。故《忠義水滸傳抄譯》中列出建陽本，以求版本齊全。如此，作為中國講史小說譯本之通俗軍談，即使主要底本非建陽本，譯者在進行考證或內容增刪校正時之參考書籍，理應亦有建陽本，以求其周全。

石崎又造，《近世日本に於ける支那俗語文学史》，頁54-142。

61 在現存史料中，可見岡白駒享保十二年（1727）《水滸傳》講義，為一百二十回（二十四卷，每回書名為「水滸全傳」）本。參見高島俊男，《水滸傳と日本人》（東京：大修館書店，1991）。

62 《忠義水滸傳解》為陶山南濤所編，書肆是大坂淺野弥兵衛、洪川与市。《忠義水滸傳抄譯》（亦名《忠義水滸傳解》）為鳥山輔昌所編，書肆是京都林權兵衛與大坂澁川與左衛門。

63 陶山南濤《忠義水滸傳解》「凡例」有云：「聖歎所訂七十五回者，比年海舶齋來，盛行于世。」

五、結語

江戶初期大量中國講史小說傳入日本，正好彌補日本無長篇小說可讀之困境，⁶⁴ 而其描述中國各時代之治亂興亡，對中國歷史學習實有助益，於是展開講史小說譯作工作，短時間內出現大量通俗軍談。本篇從江戶初期大坂書肆所刊通俗軍談，了解其讀者群乃是上層階級童子，通俗軍談出版目的在童蒙教育，為正式學習中國歷史之前奏。並從大坂書肆出版情況，可知大坂書肆是計畫性成套出版，在於其最初所見漢籍即是成套形式，故能梓行時代連續之多部作品。其次就《通俗列國志》分析，可知書肆能提供譯者同一書籍之多種版本，而以蘇州本為主要底本之因，在於蘇州本錯字較少且註解較多，加之版面清楚明朗，不似余象斗本字小模糊判讀不易，然仍參照余象斗本，以補蘇州本缺漏之處，並就馮夢龍《新列國志》以及相關作品進行考證與情節補足，顯現馮夢龍作品之重要性。

進而《通俗十二朝軍談》一書，可知編者李下散人能技巧地將余象斗名全部抹去，且知戰爭描寫部分許多出自余象斗之手，其不僅知道余象斗，亦對《列國前編十二朝》編纂模式有相當程度了解。最後從《通俗宋史軍談》會將原書《南宋志傳》俗語詞彙於譯文中呈現，了解通俗軍談除作為歷史習讀，亦帶有新語言學習功能。進而就辭書《忠義水滸傳抄譯》所出現之「建陽本」一詞，論述建陽本在編譯通俗軍談與白話小說傳播中之功用與象徵性。中國講史小說虛實夾雜，使通俗軍談譯者必須參考史料，對內容進行考證；然此種寫作手法亦使作品輕重起伏，不似史書沈悶，充滿感性意象，此應是日本將其作為啟蒙讀物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從當時相關記載與史料，或許亦能反思推論中國出版情況，逐步了解明清時期刻書事業之輪廓。

〔後記〕此篇係據 2019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之論文「中國白話小說東傳與大坂書肆出版」改寫，為執行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使節、海商、僧侶：明清東亞文化意象形塑過程的中介者」之部分成果。

64 參見德田武，《近世近代小説と中国白話文学》，頁 7。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明)余邵魚編集、余象斗評林，《新刻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國志傳》，萬曆三十四年（1606）重刊本，收入《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據蓬左文庫本影印。
- (明)余象斗，《刻按鑑通俗演義列國前編十二朝》，收入《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據神宮文庫本影印。
- (明)余象斗，《刻按鑑通俗演義列國前編十二朝》，崇禎二年敘文，天理圖書館藏。
- (明)陳繼儒，《新刻全像按鑑演義南宋志傳》十卷、《北宋志傳》十卷，收入《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據內閣文庫藏余氏三台館本影印。
- (明)陳繼儒重校、朱簞參閱，《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春秋列國志傳》，收入《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初編》，12輯，臺北：天一出版社，1985。
- (明)馮夢龍，《新列國志》，收入《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據內閣文庫金閨葉敬池本影印。
- (江戶)文昌軒柴橋編，《新書籍目錄》，享保十四年刊，日本国文学資料研究館藏。
- (江戶)文昌軒柴橋編，《新增書籍目錄》，寶曆四年京都永田調兵衛（錦小路新町西丘入）刊，北海道大學書館藏。
- (江戶)古藤文庵，《閑窗獨言》，收入《對馬叢書》，德島：村田書店，1979，第6集。
- (江戶)江村北海，《日本詩史》，收入《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東京：岩波書店，1991。
- (江戶)江村北海，《授業編》，天明三年刊，岐阜市立圖書館藏。
- (江戶)佚名，《書籍大目錄》，享和元年多田勘兵衛刊，国文学資料研究館藏。
- (江戶)佚名，《增益書籍目錄大全》，序文記年為寶永三年，日本國文學資料研究館藏。
- (江戶)李下散人，《通俗列國志前編 十二朝軍談》，正德二年刊記，大坂心齋橋書林敦賀屋九兵衛、吉文字屋市兵衛、柏原屋清右衛門、敦賀屋清助、金津氏，国文学資料研究館藏。
- (江戶)岡嶋冠山，《通俗元明軍談》（又名《通俗皇明英烈傳》），寶永二年京都川勝五郎右衛門、林九兵衛、吉田勘右衛門，盛岡市中央公民館藏。
- (江戶)松下瑞亨，《通俗宋史軍談》，享保四年刊記，大坂心齋橋筋順慶町柏原屋清右衛門，盛岡市中央公民館藏。
- (江戶)長崎一鶚，《通俗北魏南梁軍談》，寶永二年京都出雲寺和泉椽刊，酒田市立光丘文庫藏。
- (江戶)清地以立，《通俗列國志 吳越軍談》，元祿十六年刊記，大坂心齋橋筋書林敦賀屋九兵衛、柏原屋清右衛門、敦賀屋清助，酒田市立光丘文庫藏。

- (江戸) 清地以立,《通俗列國志前編 武王軍談》,寶永元年序,寶永二年(1705)刊記,大坂播磨屋九兵衛、敦賀屋九兵衛、柏原屋清右衛門、敦賀屋清助刊,八戸市立図書館蔵。
- (江戸) 陶山南濤,《忠義水滸傳解》,寶曆七年刊,大坂淺野彌兵衛、渋谷与市,国文学資料研究館蔵。
- (江戸) 鳥山輔昌,《忠義水滸傳抄譯》,天明四年刊,京都林權兵衛、大坂渋谷与左衛門,国文学資料研究館蔵。
- (江戸) 博古堂南牕編,《書籍目錄》,明和九年京都武村新兵衛刊,お茶ノ水大学図書館蔵。
- (江戸) 萍水散人,《通俗台灣軍談》,享保八年刊記,京都著屋勘兵衛刊,盛岡市中央公民館蔵。
- (江戸) 義徹、月堂,《通俗三國志》,元祿二年序文,元祿五年刊記,国文学研究資料館蔵。

近代論著

- 周越然,《書書書》,香港:漢學圖書供應社,1966。
- 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臺北:鳳凰出版社,1974。
- 上田望,〈講史小説と歴史書(1) —『三国演義』、『隋唐兩朝史伝』を中心に—〉,《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30冊,1996年3月,頁97-180。
- 上田望,〈講史小説と歴史書(2) —『殘唐五代史演義』、『南宋志伝』の構造と変容—〉,《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37冊,1999年3月,頁43-90。
- 上田望,〈講史小説と歴史書(3) —『北宋志伝』、『楊家将演義』の成書過程と構造—〉,《金沢大学中国語学中国文学教室紀要》,3輯,1999年3月,頁49-63。
- 上田望,〈講史小説と歴史書(4) —英雄物語から歴史演技へ—〉,《金沢大学中国語学中国文学教室紀要》,4輯,2000年3月,頁47-83。
- 小松謙,〈『水滸傳』諸本考〉,《京都府立大学学術報告(人文)》68号,2016年12月,頁55-91。
- 川浩二,〈『通俗皇明英烈傳』の「通俗」—歴史小説《英烈傳》の日本における受容から—〉,《中國文學研究》,31期,2005年12月,頁55-71。
- 川浩二,〈『通俗宋史太祖軍談』の譯者松下氏による増補・引用部分について〉,《中國文學研究》,40号,2014年12月,頁55-73。
- 大塚秀高,〈講史章回小説の出版と改變—『列國志』をめぐる—〉,《中国古典小説研究動態》,3号,1989,頁58-89。
- 中村幸彦,《中村幸彦著述集》,東京:中央公論社,1984。
- 中砂明德,《中国近世の福建人:士大夫と出版人》,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社,2012。

中村綾，〈和刻本『忠義水滸傳』と『通俗忠義水滸傳』—その依拠テキストをめぐって—〉，《近世文藝》，86号，2007年，頁28-40。

中村綾，《日本近世白話小説受容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1。

石崎又造，《近世日本に於ける支那俗語文學史》，東京：清水弘文堂書房，1967。

加藤弓枝，〈初代吉田四郎右衛門自當について—墓碑と肖像彫刻を中心に—〉，《金城学院大学論集 人文科学編》，12巻1号，2015年9月，頁192-183。

長尾直茂，〈「前期通俗物」小考：『通俗三国志』『通俗漢楚軍談』をめぐって〉，《上智大國文学論集》，24号，1991年1月，頁37-54。

長尾直茂，〈江戸時代元禄期における『三國志演義』翻訳の一樣相・続稿〉，《国語国文》，770号，1998年10月，頁1-23。

宗政五十緒，《近世京都出版文化の研究》，東京：同朋舎，1982。

林桂如，〈余象斗の『列国前編十二朝』について〉，《日本中國學會報》，59集，2007年10月，頁170-185。

倉員正江，〈『明清軍談国姓爺忠義伝』をめぐって〉，《国文学研究》，85号，1985年3月，頁48-58。

高島俊男，《水滸傳の世界》，東京：大修館書店，1987。

高島俊男，《水滸傳と日本人》，東京：大修館書店，1991。

蒔田稻城，《京阪書籍商史》，大阪：高尾彦四郎書店，1968。

徳田武，〈通俗軍談研究（一）—『通俗台湾軍談』『通俗元明軍談』—〉，《明治大学教養論集》，165号，1983年3月，頁201-220。

徳田武，《対訳中国歴史小説選集（7）：新刊出像補訂参采史鑑南宋志伝通俗演義題評》，東京：ゆまに書房，1983。

徳田武，《対訳中国歴史小説選集（2）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春秋列国志伝》，東京：ゆまに書房，1983。

徳田武，《対訳中国歴史小説選集（1）刻按鑑通俗演義列国前編十二朝》，東京：ゆまに書房，1984。

徳田武，《日本近世小説と中国小説》，東京：青裳堂書店，1987。

徳田武，《近世近代小説と中国白話文学》，東京：汲古書院，2004。

慶應義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庫，《江戸時代書林出版書籍目録集成》，收入《斯道文庫書誌叢刊》，東京：井上書房，1962-1964。

Chinese Historical Novels and Popular Military Talks Published in Osaka

Lin, Kuei-j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historical novels prefixed with the characters for “popular military talk” was published in Kyoto and Osaka during the early Edo period. This paper is focused on the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historical novel published by the bookstores in Osaka. The procedures followed are as follows: 1. To analyze the popular military talks published by the bookstores in Kyoto and Osaka and the propagation of Chinese novels from China to Edo Japan according to *Syoseki mokuroku* (書籍目錄); 2. To illustrate the compilation mod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our translations published by Osaka bookstores, which are *Tuzoku goetsu gundan* (通俗吳越軍談), *Tuzoku buou gundan* (通俗武王軍談), *Tuzoku jūnichō gundan* (通俗十二朝軍談), and *Tsūzoku Sōshi gundan* (通俗宋史軍談); and 3. To discuss the cognition of Japanese readers with regards to “Jianyangben (建陽本).” Through different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texts that foreign translations are based on, and the records in Chinese books, the author hopes this study of popular military talks can complement and further develop research on Chinese publishing culture.

Keywords: Chinese historical novel, Edo, popular military talk, Osaka bookstores, Jianyang